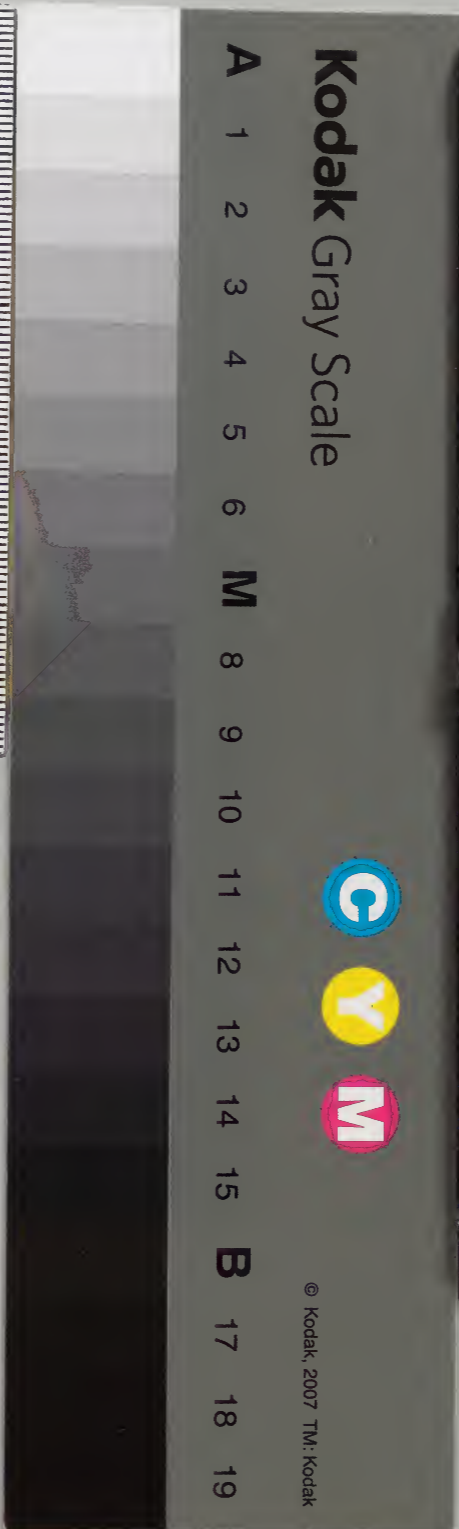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四	二	二	二
九	九	九	九
六	六	六	六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四	二	二
書	九	九	九
類	六	六	六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96
冊數	20 ( 12 )
函號	274 148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

晉 杜陵杜 預元凱

宋 梅谿林堯叟唐翁 註釋

唐 姑蘇陸元朗德明音義

明 吳興 閔夢得禹錫

閔光德賓王 編輯

襄公六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 柰氏仲孫羯帥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傳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傳無○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鍼其廉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林無傳大饑者一○

饑君疑反又音淺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杜陶唐堯所治也大原晉陽

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杜謂劉累也事

上時掌反在周為唐杜氏杜唐杜

豕韋氏杜豕韋國名東郡白

馬縣東南有韋成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杜立謂

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杜今京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之佐言已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世為興家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穆大上謂黃帝堯舜立德以垂世範其次如禹稷立

功以垂世則其次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立言以垂世

教○大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

宗祊初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

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

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杜寓

豕韋氏

杜豕韋國名東郡白

豕韋氏

馬縣東南有韋成

豕韋氏

杜豕韋國名東郡白

豕韋氏

馬縣東南有韋成

豕韋氏

杜豕韋國名東郡白

豕韋氏

馬縣東南有韋成

豕韋氏

杜豕韋國名東郡白

豕韋氏

寄也林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

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貳杜貳離也林君生驕侈必致諸侯之若

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杜貳離也林君生驕侈必致諸侯之若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杜沒沒也言何

必流滅於貨賄如此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

○沒如字一音妹林美德植國家以有

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杜有德以焉基故國家不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杜有德在身則樂與人同樂與人詩

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杜詩小雅言

邦家之基所以濟令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杜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怒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杜忠恕存心而自明

美德而行是以遠人慕德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來至邇人懷德而安靖杜無寧寧也林言宣子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浚取

實生養於我杜○母音無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浚取

○浚思浚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杜焚斃也杜○焚

讀曰債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

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杜宣子為晉侯辭不

為于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特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為反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特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反斃世

也杜介因也大困楚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敢不

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杜孟孝伯晉故也年前

為晉報侵齊伐晉魯○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杜舟師不為軍

政不設賞無功而還為下吳召○齊侯既伐晉而懼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杜請會

其良反又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杜祭社因閱數○軍

蒐所陳文子曰杜即陳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

取其族杜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杜

儀之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杜陳無宇

未得相見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杜介根

齊水不克杜報前年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

于東門次于棘澤杜以齊無宇諸侯還救鄭杜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于鄭杜二子晉大夫

得鄭人自御杜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

吉杜射食亦反徐神石反元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杜言不可與等也欲使里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一也杜言在大叔游○大音泰對曰無有衆

無松柏杜部蒯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杜二子張骼輔蹠

既

既

既

既

既

春秋左傳卷之三

食而後食之禮言二子不為之使御廣車而行車廣

車廣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

從之乘林將近及楚師而後皆踞轉而鼓琴林轉衣

子皆其踞衣裝而鼓琴示間暇近不告而馳之杜射

故近敵不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収

禽挾囚林冑兜鍪也二子取冑於橐中而加於首入

其禽獲挾其囚虜橐古毛弗待而出杜射犬又皆

超乘抽弓而射林二子皆超乘而登既免復踞轉而

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杜言同乘胡再不謀杜謂

待而馳不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林言曩者不

入壘今則怯敵故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

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亟居力反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啟疆帥

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此在

年夏為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杜舒鳩楚屬國楚

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讓舒鳩人黎力兮反又利之反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林告二子以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遠子曰不可杜令尹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

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杜卒終也且歸

待其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

春秋左傳卷之三

五

還林若舒鳩終不携貳我又何求於舒鳩若猶叛楚與吳則以兵討之彼自無辭而我有功庸矣程為

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程言

宜咎所○齊人城邾邾齊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以稱名程言

城之○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

大路四年叔孫以所賜車之總名為昭○晉侯嬖程鄭

使佐下軍程代栾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揮子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程問台降子羽不能對婦

以語然明程然明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程言程鄭殆將死矣人貴而知畏懼懼甘高危則思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下邊嫁  
反又知  
字  
驗子公

林不過降下於人而已此最且夫既登而求降階

知人也林且夫人既登貴位而知降下之道者不在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程若不在程鄭之

之釁若其不亡其必程程身有惑易喪志之疾將死而憂也程鄭本小人其

問降階之道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丑癸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程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

景公林莊公弑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程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

直尤反重 ○公至自會無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

衛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

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 ○冬鄭公孫夏帥師

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杜遏

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趙以名 徐音

謂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杜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綽昌若反 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杜不為寇害 使民不嚴杜欲得民心 異

他日林言崔杼之用師與他日異 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

東郭偃之姊也林棠公齊棠邑大夫姊女兄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

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杜美其色也 使偃

取之杜為已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 偃曰男女辨姓杜辨別也古

同姓故男杜辨別也古 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 臣出自桓不可杜

女杜桓桓之祖 桓桓杜桓桓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杜

相公杜桓桓之祖 桓桓杜桓桓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杜

祖同姜姓故不可婚杜桓桓之祖 武子筮之遇困三三杜坎下

大過三三杜坎下 史皆曰吉杜阿 示陳文

子文子曰夫從風杜坎下 風墮妻不可杜

娶也杜風能墮落物者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且其繇曰困于石

反中丁仲 反徒外 友別彼列

反下回 為學故



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杜困六三爻辭稱

進而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間

剛據于蒺藜之象六三上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不見

其妻之象○繇直又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為險

反蒺藜音疾蒺藜力利反杜坎為險者為澤澤之險者

石不可據于蒺藜所恃易也杜坎為險者為澤澤之險者

以動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坎為險者為澤澤之險者

傷則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坎為險者為澤澤之險者

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非所

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无應則喪其妻失其所

也杜寡婦曰蒺藜言棠

本又作蒺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杜驟數也○

力之反杜驟數也○

反在蒺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

其無冠乎杜言雖不為崔子猶自崔子因是杜川是

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難而伐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卒而又近之

乃為崔子間公杜侍人賈卒怨公鞭已乃為崔子伺

下夏五月宮為且于之役故宮子朝于齊杜且于役

年○且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乙亥

子餘反杜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歌杜拊以命姜也侍人賈卒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杜言侍人者別下賈卒也杜重甲與

林崔子伏甲以待公登臺而請弗許杜請盟弗許

莊公至是甲與杜求還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

春秋左傳卷之三

能听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

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于徐

讀曰并胡旦反服音如字振側柳反徐子俱反又作

也今傳本或作詭猶依振音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弑之賈卒州綽柳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倭

堙皆死林此非侍人賈卒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

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鐸祝佗父祭於高唐林祝佗

待洛反僕力侯反堙音因祝佗父祭於高唐父齊莊

公之嬖杜高唐有齊至復命不說并而死於崔氏杜

別廟也杜高唐有齊至復命不說并而死於崔氏杜

宰曰尔以幣免杜幣宰之妻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

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林言我若以妻子免是反申崩

氏崔氏殺駸蔑于平陰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

○駸子公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林晏子即晏平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林言已與衆

我君也乎哉我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林言

罪於君也乎哉我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杜言安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杜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杜謂以公若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杜私暱所親愛也非

難方目

○駸子公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林晏子即晏平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林言已與衆

我君也乎哉我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林言

罪於君也乎哉我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杜言安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杜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杜謂以公若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杜私暱所親愛也非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林人謂崔子杜言已非正鄉見待死異於將庸何

歸杜將用死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林以公尸

枕義何所歸趣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舍置也林言晏子之賢民之

寵踊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于莊公黨為二十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

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杜還齊群公子納宣伯丁丑崔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杜大宮大

息亮反下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杜盟書云

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以答易其辭因自軟

與也嬰晏平仲名言崔慶若不忠於君不利社稷不敢

反又所甲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

亂未去故復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與景公盟前有三嗣書而死者二人杜嗣續也并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杜南史

之在外者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故執簡往問立

欲以書其罪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問立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

惟位悲反縛直鮮虞推而下之杜下嬰妻也推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贓杜匿

藏也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贓也

力反睚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狹道

反又於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林言道狹一人典一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馬也食

馬而食○杜先食馬而後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杜道廣衆得崔氏側

莊公于北郭○杜側瘞埋之下亥葬諸士孫之里○杜孫人

姓因名里死十三四翼○喪車之飾諸侯不不蹕○杜蹕

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下車逆葬之車齊舊

○乘今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泮水名地關會于夷

儀伐齊以歌之役○朝歌在齊人逆服兵不加齊

人以莊公說○杜以絀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

如師○杜慶封使於晉不諸侯故不男女以班○杜班

班也齊之男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禮之器

六正○杜三軍五吏三十帥○杜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

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杜百官正長帥

○長丁及處守者皆有賂○杜皆以男女為賂處守晉

侯許之○杜晉侯受賂還不使叔向告於諸侯○杜告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杜子服惠

言晉君燧舍齊之罪○杜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杜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林

迎之于晉。將使衛與之夷儀。林晉將使衛傷公。割夷儀以與衛。獻公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杜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隧

堙塞也。刊除也。林當陳之隧。徑者有井。則堙塞之。有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林突穿也。乘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杜欲逃。遇司馬栢子曰。載余。杜陳之曰。將巡城。不

城。辭。遇賈獲。杜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

舍而母。林謂賈獲置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與其妻

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杜御服之。而已。故禁侵。據陳侯使司馬栢子

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杜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於勇。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纍。自因。係也。擁

反又。子展執紼而見。林紼。馬繩也。子展執之。而見

立。反。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杜承飲。奉。觴。子美入

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前兵

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秋七月己巳。同盟于

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杜趙

句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

宗火左傳注林合上

卷之三

三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氏反。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林言與楚令尹子木相知。若敬

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年為二十七。晉楚盟

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杜屈建子木。屈蕩

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卿之後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

同姓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舒鳩城杜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至舒鳩子

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與及子小

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杜杜居楚兩子

捷在接反駢蒲賢吳人居其間七日軍之問

水雨若遇水雨必為吳獲。○墊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閻精兵駐後為陳。卒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

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杜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傳音附。簡師會

之杜楚人先所簡閻精兵為陣者會合而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

潰八月楚滅舒鳩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

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

之功而不戎服將事杜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杜闕父舜之後當周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興闕父為武王之興闕父為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

長文子蒲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

自出至于今是賴至賴周德栢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栢五年蔡出相公之子房公也我先君

公奉五父而立之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

殺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

宣皆我之自立公皆房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及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夏微舒絺靈公靈公之子成

栢五年蔡出相公之子房公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也逞逞快也逞盡

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

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大姬之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故得勝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女自因待命是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

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且昔天子之

地一圻圻音祈列國一同自是以衰降謂

致其誅言陳有罪當誅

天火三傳

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衰初危反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

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

卿士杜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杜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林言今日所以戎服者不敢

在僖二 士莊伯不能詰杜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林言不為乃受之冬十月子展

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杜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

陳及鄭平杜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林孔子追志

有之杜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杜足猶成也林人之

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杜雖得行猶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杜桓機之主○楚為掩為司馬馮為子

子木使庀賦杜庀治○數甲兵杜閱甲午為掩書

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鳩數澤鳩

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辨京陵高曰京大

阜曰陵別之以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表異輕其賦

為冢墓之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規偃豬偃豬

如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又 町原防廣平

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 牧盟皐盟皐水崖不

不頂苦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頂反

齊音恭

別彼列

填音季

不頂苦



也。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

衍以善反。賈云。下量入脩賦。其量九士之。所入而治。理

平曰。衍有流日沃。量入脩賦。其量九士之。所入而治。理

亮賦車。稱周制。六十四片為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

雖無可攷。籍馬。藉。疏。其。毛。色。歲。賦車兵。社車兵。徒卒

亦可類推。籍馬。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社車兵。徒卒

步卒。卒。甲楯之數。社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

子忽反。卒。甲楯之數。社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

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

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年也。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而輕狂若開巢門。將親來

也。○啓遣政及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其若諸樊。死。吳之強盛。從之。吳子

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

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子將伐舒

鳩。為子馬。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管程鄭卒。子

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問為政焉。對曰

產始知然明。死。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林鷹

於鳥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仁。見則子產喜以語

必誅。○鷹於陵。反。鷂之。然。反。又。若。延。反。子產喜以語

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語。魚。據。反。今

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林。政。之。治。民。如。農。之。治

除害有利。必只有害。必除。既思其始。必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林。朝

夕。之。

夫。火。三。傳。士。木。合。主。卷。之。三。十。七。

問人所易忽故必朝夕勤以行之如農之有畔杜言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杜求復甯

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杜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杜皇暇也

令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將可

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詩作閤容也

乎哉殆必不可杜甯子所為如此將可以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書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杜逸書林謹其創始敬其成終故其終

惟厥終終無困廢之患今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

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杜一人以喻

君○解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音亦棋音其

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杜耦對而況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杜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林

明年衛獻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襄公七年  
齊人伐魯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齊人伐魯，魯人欲戰，公曰：「不可。夫魯有初。」

春秋左傳杜林合註卷之三十一

襄公七年  
晉 杜陵杜 預元凱  
宋 梅谿林堯叟唐翁 註釋  
唐 姑蘇陸元朗德明音義  
明 吳興 閔夢得禹錫 編輯  
閔光德賓王

傳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自十四年十三國伐秦二國不平至今始  
其五月秦晉為成  
古洽反  
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平

襄公七年  
齊人伐魯  
魯人欲戰  
公曰不可  
夫魯有初

為字傍位音利又音類車音若此者傳寫失之

經甲寅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歸衛公弑獻公后○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杜角雖未居位

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杜書叛始于此凡叛賊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

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后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后可以書叛杜討者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后位日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困卿會公侯皆應照書良霄以駭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患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座木禾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杜未同盟而赴以名林靈

公卒悼○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杜脩會矣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杜儀歲之成叔向命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何以黜朱於朝杜謂三不應撫劍從之杜從叔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杜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國之言無私

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杜謂子朱

之為行人常變易其往來之言凡持奸邪之心以事其君者我之所能御止不畏也拂衣褰裳也暴蒲

音導御魚呂反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杜庶幾

吾臣之所爭者大杜言叔向子朱所爭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杜謂二子不心競不務德而

爭善困不以德之厚薄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杜私

則公杜公衛獻公使子鮮為復杜使為已求反困杜子

偽反辭杜辭敬妣強命之杜敬妣獻公及子鮮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杜言

公不可託以我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杜言甯喜

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

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杜子鮮受敬妣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杜言苟獻公得反

皆典甯喜已但欲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杜敢不敢也言已不知獻公因何

蘧其若反瑗于遂行從近闕出杜據十四年孫氏欲

春反又于萬反又從近闕出其全身遠害如此告右宰穀杜衛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

容也○畜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杜悼子

許六反受命在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杜觀知可還否遂見

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杜淹恤也林

言衛獻公淹

言衛獻公淹

言衛獻公淹

言衛獻公淹

言衛獻公淹

留憂恤在於外國自十四年出奔至今凡十二

年○見賢遍及又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林無憂戚之顏色猶夫人也言其為

音共 夫 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林子鮮若欲

能出亡於我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林

果何所為 子即林父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杜二子孫文子之

在其私邑 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杜伯國

父兄皆不在 寧子出舍於郊杜欲伯國死孫氏夜哭

故乘弱攻之 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

子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

寧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戚如晉杜以邑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專據其祿邑

此罪戮之大者林父事剽而術入義可 ○甲午衛侯

以退難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

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林獻公敬心漸衰故自逆於門者領之

而已杜領其頭言術驕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杜

三子諸大夫林言朝夕 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問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哀公十四年

四

子答審喜之言故忿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杜

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

圍臣之罪一也林羈馬縵縵繫也杜羈牛曰牧養馬曰

圍魚呂反有出者有居者杜出謂出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

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

關出公使止之林獻公尋悔其言使止大叔文子子

衛人侵戚東鄙杜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杜戚東

鄙杜○愬杜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杜殖綽齊人杜孫蒯

悉路反杜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杜殖綽齊人杜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惡鬼也林蓋比

子反不遂從衛師敗之圍杜蒯威父言更還杜雍鉏復

殖綽杜雍鉏孫復愬于晉杜為下晉討杜○鄭伯賞入陳之

功杜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杜子展為元帥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杜先路次路皆王所賜先八邑杜以

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并杜蓋請之於王先八邑杜以

先六邑杜四井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

也杜自上而至於下其隆殺皆以兩臣之位杜在四杜上

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且子展之功也臣

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杜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

三邑杜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

矣杜國政讓不失禮杜遜讓而不失○晉人為孫氏故

矣杜國政讓不失禮杜遜讓而不失○晉人為孫氏故

矣杜國政讓不失禮杜遜讓而不失○晉人為孫氏故

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林穆子即荀吳為于僞

召公也杜召公為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雩音于徐况于反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杜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

出與楚師戰敗林言楚師秦不與戰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林公子圍共王于靈王也與穿封戌爭所獲之囚○戌音恤

正於伯州犁杜正曲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林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杜言王

天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林伯州犁乃高舉其手作勢指王子圍以示皇頡夫子亦尊王子圍之辭介大夫也言其乃

易以政  
反劉被  
列

楚君之貴寵大弟也○上時掌反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

之縣尹也誰獲子林復下垂其手作勢指穿封戌以

其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林復下垂其手作勢指穿封戌以

要媚權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林皇頡已解其意杜弱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

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董音謹楚人囚之林楚人敗城麋之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林鄭人使印氏

子大叔為令正杜主作辭以為請林以貨為請

子產曰不獲杜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杜受楚獻功大名也以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杜受楚獻功大名也以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

之城下其可於秦則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

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

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也其義甚明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審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晉人執審喜北

告諸侯故經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士弱晉主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

獄大夫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其嘉樂君子顯顯

于天嘉戶嫁反國景子相齊侯其嘉樂君子顯顯

賦蓼蕭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

相鄭伯賦緇衣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其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詩所趣各不同

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叔向語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大立恭  
祭七日  
反慶干  
萬反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七

治其煩臣憂恤其災患而補益其闕失所以為盟主

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杜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

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

以殺晉成三百人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

為罪不以林父故侯若柔轡子展賦將仲子兮杜將仲子詩鄭風義取

之御剛馬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子

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

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

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

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

子也子良公孫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

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

已亡子羽不為○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杜芮司徒未

御故止七也赤而毛棄諸堤下杜色赤而體生毛畏其異相

反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名之曰棄杜取共長而

美平公入夕杜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共姬與之食公

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杜佐惡而

婉杜佐貌惡而心大子瘞美而狠狠美而心狠戾合

左師畏而惡之杜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為

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杜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大子知之請野享

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之杜大子楚與楚客相知公使往伊侯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杜大音扶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

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

縱有其外莫共其內杜伊侯為大子內師不行恐

報反共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杜伊

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杜騁勅景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杜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杜有盟

問諸夫人與左師杜夫人佐則皆曰固聞之杜言固

欲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杜以其召而使

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杜

其無罪也乃亨伊侯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步馬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杜向成謬言誰為君夫人

非平公之杜言君夫人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

之以玉杜以王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其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杜左師

鄭伯歸自晉杜請衛使

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杜言自

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杜請衛

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杜請衛

朱反同諛羊 大三百年

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

下段嫁

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

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杜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朝如字伍舉

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杜王子牟為申公得罪而出亡

牟亡侯反為如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杜伍舉王子牟之壻故謂伍舉實送之出亡伍舉懼禍故出奔鄭鄭不足恃故自鄭將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杜班荆也布荆藉地而坐相與飲食朋友世親故共談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杜平在聲子通使於晉杜為

平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杜平在且曰

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杜言晉卿之賢不如楚於楚其材皆可為卿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革皆產於楚而用於晉○杞音起梓音子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杜言楚亡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杜言晉雖有宗族與姻歸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生聞之杜歸生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杜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殄徒典反瘁在醉反

失不經懼失善也杜逸書也刑與其刑濫而及於無懼失善人幸之八寧失刑而不用經常之法之用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忘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杜詩商頌言設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天子林福祿鞏固不敢忘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如封建之永世也 此湯所以復天福也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杜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杜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杜飫饜也酒食賜下

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杜為于偽反下同飫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林即此

以知其樂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杜徹去也舉之道則聲樂之類

惛心娛耳皆不忍聞此以知其畏刑也杜即此於用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林即此刑於用

恤民隱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

療所謂不能也杜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

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杜殿後軍寘之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林言楚軍不能持重易震恐狂蕩使亂其軍多

擊軍鼓鈞同其聲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窳窳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杜成六年晉索書救

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據成六年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

諸桑隧來書不戰而還成八年傳只載來書侵蔡遂  
 侵楚獲申驪却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驪則敗申  
 息之師驪然在八年特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驪則敗申  
 名偶同傳不詳載。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  
 人不善是也林雍子之事無所考證想是雍子諸父  
 諸兄共譖雍子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夫  
 人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杜郤許六反徐  
 超六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杜在  
 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狐疾二人  
 役歸一人林一家有二人從役  
 者則所其一人歸家簡兵蒐乘杜簡擇蒐  
 閱。蒐所  
 留反乘繩證反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林穀秣戰馬食於寢蓐  
 杜次舍也焚舍示必死  
 陳直觀反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陳直觀反林此軍

狐疾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之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在元年  
 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  
 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  
 子子反與子靈爭夏姬杜子靈  
 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  
 雍害巫  
 臣不使得取夏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杜邢晉邑  
 邢音刑以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林教吳以  
 中國陣法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林巢屬  
 楚小國取駕克棘入州來杜駕棘皆楚邑譙國  
 鄭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杜事見成七  
 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若敖  
 亂在宣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年苗賁皇伯賁即闢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年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杜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直觀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杜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

行以誘之采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兵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特將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杜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杜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

子反死之杜楚殺子反並鄭叛吳興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

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

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

余亦弗圖也杜言楚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杜以舉材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

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日師不與孤不歸矣八

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杜言許靈公

我不能為之伐鄭懈怠如冬十月楚子伐鄭杜為鄭

此何以求諸侯而主霸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社和在楚王

是故昧於一來社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社

也夫小人之性彙於勇齋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

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社彙動也齋貪也言鄭

從也社彙許觀反是子住反又如字子展說不禦寇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社南里鄭邑涉於

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社鄭縣門發獲九人焉社鄭

門者九人社縣音玄涉于汜而歸社汜城下涉汝

而後葬許靈公社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

于晉乃釋衛侯社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社重女色面輕齊鄭之請此○晉韓宣子聘

于周王使請事社問何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

旅無他事矣社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

獻職貢於宰社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

舊社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齊人城邾之歲社在二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社烏餘齊大夫廩丘今

廩力社廩丘縣所襲衛羊角取之社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社

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實入社實音豆介于其庫

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社取魯高魚無所諱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社宣子諸侯弗能治也



林諸侯以范句新死不能治烏餘之罪 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

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杜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

以為盟主也請歸之林請以其地歸於諸侯公曰諾孰可使也

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杜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

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敢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

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林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

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

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

越焉爾矣○衛殺其大夫甯喜杜甯喜弒剽立而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衛侯之弟鱣出

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鱣出

奔晉杜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

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兄鱣市轉反又音專○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杜夏會之大人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

釋例論之備矣杜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秋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

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刺陵則齊主諸侯至阜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至刺陵則齊

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禮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霸之所

以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

也

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  
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訣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杜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喪息浪反使烏餘具車

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杜出受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杜效致也使齊魯宋而遂執之

盡獲之徒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

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

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杜季慶叔孫曰豹

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也

不敬約賦相鼠亦不知也杜相鼠詩邶風曰相鼠有

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也為明年慶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公曰微

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杜言政事未可知

祗成惡名杜惡代之未必勝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

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蒯大使攻甯

氏弗克皆死杜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

穀尸諸朝杜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

乃行杜石惡甯喜之黨杜行會于宋為明年石子鮮

乃行杜石惡甯喜之黨杜行會于宋為明年石

曰逐我者出杜謂孫納我者死杜謂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杜章明也在獻公則失政

善之刑不亦難乎杜難以且縛實使之杜使審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杜不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於河杜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

已出欲仕無所自杜愬悉路反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

仕杜自誓不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

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比服無

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杜喪息即反又息浪反

稅徐讀曰總音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

通稱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杜替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

卿杜文子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

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必將許之杜言雖知兵不得久弭弗許楚將許之以

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  
 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  
組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乃旦反焉於虔反下皆同折之設反徐音制俎  
莊呂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齊  
反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兵之意敬逆趙  
故仲尼以為多文辭○上奉謂記錄之也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杜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之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杜時令尹子木止成言於晉陳遣黑肱就晉大

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杜

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使諸侯從晉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杜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杜請齊壬申左師復

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謂諸王杜駟傳也謂告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杜經所以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聖曰庚  
見美通  
反  
傳散總  
反

杜從是夜也林向戌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杜子皙

陳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唐辰子木至自陳上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杜二国大夫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林

国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潘方元反晉楚各處其偏晉如北伯

夙謂趙孟杜伯夙曰楚氛甚惡懼難林氛氣也言楚

有患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營在宋

氛芳云反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杜甲在衣中欲因會擊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

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

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杜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林志者

也志之所之然後發而為言言無實不祥言之所出

必以信為之主民無信不立信著於人乃能成立其

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信亡何以及三林志言

三政知其不能及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林言

之人一為不信之事猶不可立於世盡斃其死若合諸

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非

子之患也杜楚食言當死晉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疑此

其死杜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斃婢世反

之林僭不信也也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

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林言不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

命曰視邾滕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杜私屬二國

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杜乃視宋衛以受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杜季孫專

君非得有命今君誰以此命告豹豹宜崇晉楚爭先

杜爭先執血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杜狎更也先悉焉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杜

語辭也尸主也言諸侯之所以歸晉者以其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謂晉細不

亦可乎杜諸侯為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

其請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杜蓋孔子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客一坐所尊故季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

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杜前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子木問於

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杜士會賢聞於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林夫子謂范武子身脩家齊故事無不治所行

其馨香德足副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

之故辭無所媿據反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宜其光輔五君以為

盟主也杜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

楚泣盟重結晉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杜二子石印

從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杜詩以言志故武亦子展賦草

蟲杜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杜詩以言志故武亦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鷄之賁賁杜鷄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

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杜第第也此詩刺

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杜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趙孟曰

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

君子盡心以事之曰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喜於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喜於

相適適我願兮

印段賦蟋蟀

職思其居好樂先荒良士

好報報言瞿瞿然顧禮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

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君于有禮文故能受

天之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

於度及下同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

怨之以為賓榮

伯有之詩譏刺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鄭故公怨之

所謂不及五稔者

夫子之謂矣

已後

所謂不及五稔者

夫子之謂矣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

皆數世之主也

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

以安民

不淫以使之

後亡

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公與之邑六十

賞故謙言免

公與之邑六十

此亦非四井之邑

以示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示宋子罕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冢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林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

大國之政令此大小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驕易

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大小所以

至滅天生五材杜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杜謂湯武亂人以廢杜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林以誣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杜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林言我邑多將

是存我也義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杜詩鄭風司直也林彼已之子此子樂喜也

之謂乎杜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逸詩恤憂也

收取也林言何以憂恤而規儆向戌之謂乎杜善向

於我我則收取此言以為藥石杜善向而寡杜偏喪

過其反娶東郭姜林事在二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林無父

也持東郭姜以先林十五年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

夫之子自隨林十五年東郭姜之弟益崔杼既取姜遂以姜崔成有疾而廢

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杜息亮反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杜濟南東朝陽縣西

之疾也杜有惡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杜北有崔氏城成欲居

朝知字

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

宗主杜宗邑宗廟所成與疆怒將殺之林成不得邑

殺偃與無咎弟故與俱怒將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予所知也唯

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子謂崔杼孫言其身事亦慶封之所素知也崔

日雅棠無咎與東郭偃之言是從凡崔氏諸父

莫得進用矣大恐貽害於崔杼慶封曰子姑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杜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杼彼謂崔之

薄慶之厚也杜崔敗則他日又告杜成疆慶封曰苟

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隱言苟有利於崔杼必去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

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是何敢然杜言如請為子討之使盧

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杜堞短垣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

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杜妻東癸復命於

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

其宮不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辟開也杜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徐南亦反

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杜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泄

盟杜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杜既醉詩大雅

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

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杜敏達以事其君必能為君牧養其民政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杜在二○崔氏之亂杜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

杜申鮮虞莊公之黨來奔魯貧無資為人僕賃於魯之野○賃女鳩反以喪莊公為齊

服喪○喪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

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